

不负卿情 此生为聘

肖若水【作品】

我想要的只是你。
她笑：『我要这天下的什么？』
我会迎娶你做天下最尊贵的女子。
他说：『以天下为聘，
这个男人是她此生渡不过的劫数。
命中注定，』

且赋深情
系列
004

天琊沉默，却被他扳过了身体，被迫与他面对。
他温柔地挑起她的下巴，
蜻蜓点水般在她唇角落下了一吻。



肖若水【作品】

此生
上
为聘
不负卿情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生为聘：不负卿情：全2册 / 肖若水著.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104-5416-5

I. ①此… II. ①肖…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2845号

此生为聘，不负卿情

作 者：肖若水
策划编辑：张铁成
责任编辑：袁 静
特约责编：南 希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980mm 1/16
字 数：422千字 印张：30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5416-5
定 价：59.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目录「上」

此生
不负卿情
为聘

第一章	天牢死囚	1
第二章	黄泉嫁衣	4
第三章	只如初见	7
第四章	情深不寿	11
第五章	天煞孤星	18
第六章	凤鸾转世	22
第七章	血染洞房	28
第八章	吾爱长存	38
第九章	止战之殇	47
第十章	身世之谜	54
第十一章	天上人间	63
第十二章	他放手了	73
第十三章	通敌叛国	79
第十四章	满门抄斩	89
第十五章	情字难解	100
第十六章	将计就计	113
第十七章	侯府省亲	125
第十八章	入骨成殇	139
第十九章	落花有意	147
第二十章	你的地狱	163
第二十一章	魅力无边	176
第二十二章	虎军兵符	184
第二十三章	流星泯灭	198
第二十四章	爱上爱情	211
第二十五章	娥皇女英	219



目录「下」

此生不负卿情
为聘

第二十六章	漠北部落	237
第二十七章	秦晋之好	250
第二十八章	绝境逢生	262
第二十九章	金屋藏娇	273
第三十章	黄粱一梦	281
第三十一章	心在原地	290
第三十二章	拱手相让	302
第三十三章	椒房专宠	312
第三十四章	新帝登基	322
第三十五章	长夜未央	327
第三十六章	红颜祸水	336
第三十七章	痛彻心扉	346
第三十八章	花死人亡	355
第三十九章	六月飞雪	361
第四十章	匪我思存	368
第四十一章	唯一的爱	379
第四十二章	秀女入宫	391
第四十三章	皇后之死	399
第四十四章	先皇圣旨	408
第四十五章	安得双全	419
第四十六章	涵雪之死	428
第四十七章	瑶妃中毒	438
第四十八章	爱也是错	446
第四十九章	诀别是爱	455
第五十章	峰回路转	468



第一章 天牢死囚

一滴滴刺目的鲜血顺着她的唇角滴落在肮脏的沙土上。沈天瑶鼻腔中吞吐的气息，血腥气浓重。她抬头环顾四周，只有天窗透进来的一缕微光，打破了地牢的黑暗。

这是大理寺的地牢，在走进这里之前，沈天瑶从不知世上竟有如此的人间炼狱。七十二种刑法，每一种都足以让人生不如死。在这里，每一天都有人死去，脸朝下地被拖走，褴褛的衣服被鞭打成了碎布，谁能想到一具具乞丐一样的尸体曾经都是达官显赫、翻云覆雨的人物。在这里，人命不过卑微如草芥。

“真脏。”头顶传来男人戏谑的声音。

天瑶吃力地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月白色烫金蟒袍，四爪蟠龙用金丝银线细密地绣在衣摆之上。男子负手而立，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而戏谑的声音则来自他身侧的年轻男人，一身藏蓝锦袍，天生一双桃花眼比女人还要妩媚三分，“嘴巴倒是够硬，还不肯招认？”

天瑶蜷缩在角落，凌乱的发丝遮住了苍白的小脸，早已辨认不出容貌。她放肆地笑着，面容虽肮脏不堪，但一双眸子却出奇的明亮清澈。

“我该招认什么？安清王不会认为是我强暴了尹涵幽吧！”

“放肆。”一旁身着大红官袍的大理寺少卿魏青怒斥道，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却天生冷面，一张俊颜上偏少了笑神经，“罪犯沈天瑶对安清王不敬，杖责二十。”

她瘫软在墙角处，脸上的情绪竟没有丝毫变化，似乎在听一件与己无关的闲事，唇角甚至挑起一抹不屑的笑。她被挑断了脚筋，已是废人一个，还在乎这一顿打吗？

安清王楚煜含笑不语，眸中尽是玩味，一副等着看好戏的神情。

两个狱卒夹着刑具走上来，动作粗鲁地将她按倒在地，眼看着粗糙的棍棒就要落下。

而正在此时，一直淡漠不语的月白男子却缓缓地抬起手臂，眸中的流光遽然阴霾。魏青心中一惊，忙对狱卒使了个眼色。两狱卒只以为误惹了正主，吓得七魄丢了一半，踉跄地瘫

跪在地。

“太子殿下饶命，太子殿下饶命。”

“滚。”随意一句，温冷如玉。

两狱卒连滚带爬，仓惶地逃了出去。

男子唇角微微上扬，缓慢地俯首，伸出两指捏住天瑶脏兮兮的下巴。她被迫与他对视，映入眼帘的是他干净修长的手，指骨根根分明，连手指都特别的骄傲。

“可还记得涵幽之死？”男子笑靥如花，却半分不达眼底。

天瑶波澜不惊的眸中一闪而过惊恐的神色，那么快，却还是没有逃过他的眼睛。男子一笑，尽是不屑。还好，她还知道害怕。

天瑶是不得不怕，尹涵幽的死状历历在目，曾一度成了她每夜的梦魇。轮奸而亡，涵幽雪白的身体布满肮脏的痕迹，指甲断裂陷入血肉模糊的掌心。面目狰狞，惊恐地瞪大双眼，当真是死不瞑目。

“沈天瑶，本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何？”修长的凤眸微微地眯起，透着妖冶阴冷的光。

天瑶有片刻的呆愣，然后苦涩的笑在唇边蔓延开，“真的那么爱她？甚至不惜……毁了我。”

“你没资格与她相比。”他厌弃地松开对她的钳制，从侍从手中接过白绢拭手，然后丢弃在地，“你有一天的时间考虑，是俯首认罪，还是逼本王动手？”

“天瑶无罪。”女子漠然，她的回答一如既往，唯此一句。

她的确约尹涵幽同游凤华山，却并未加害过她，天瑶绝不能妄作替罪羔羊，让真凶逍遥法外。

一阵细碎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大汉出现在监牢门口，卑躬俯首，“太子殿下。”

“赤焰，你不在宫中守着，跑这里来做什么？”楚煜蹙眉，率先开口说道。

被唤作赤焰的大汉浓眉一拧，并未回答，而是俯身至月白男子身侧，附耳了几句。只见男子凤眸微敛，让人辨不出情绪，只淡淡地吐出两个字，“回宫。”

“恭送太子殿下。”地牢中又跪倒了一片，而一道清澈的女声突然响起，与谦卑恭维之声格格不入。

她说：“楚琰。”

简短二字，几乎让所有人变了脸色，甚至一向玩世不恭的安清王楚煜也收起了笑意。

楚琰，当朝太子名讳，普天之下有资格唤这两个字的人屈指可数。而这个肮脏不堪的阶下囚却如此大胆。

楚琰顿住脚步，却并未回头，月白色的身影在阴暗的地牢中，更显得冰冷孤傲。

“天瑶非死不可，是吗？”淡然如水的声音，似乎在说着今天的天气。

“是。”

她踌躇片刻，再次开口，“理由？”

他轻笑，“重要吗？”

她淡淡地摇头失笑，隐在衣袖下的手掌却逐渐握紧，指尖陷入血肉模糊的掌心。重要吗？也许吧，她不过是想死得明白。

“殿下……”赤焰再次躬身，低声催促。

楚琰锋芒微敛，转身绝尘而去。一行人跟随其后，鱼贯而出。大理寺少卿魏青是最后一个走出去的人，他似有深意地看了她一眼，才转身离开。

牢房内瞬间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黑暗再次铺天盖地地袭来。天瑶蜷缩着身体窝在角落里，黑暗中，唇角自讽地上扬。老天真是和她开了个最大的玩笑，一夕之间，让她失去了两样最宝贵的东西——她唯一的朋友和她自以为是的爱情。



第二章 黄泉嫁衣

一桶冰冷的盐水泼下来，浇醒了天瑶全部的意识。她的身体蜷缩在一处，血水混着盐水流下来，她弓起身体，痛得几乎痉挛。一张小脸，早已惨白。痛到极致，她沉重地喘息，痛苦地大口大口地吸着空气。

纤长的睫毛颤动了几下，她缓缓睁开双眼，虽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但一双眸子却依旧如星星般璀璨。

“睡醒了？”淡淡的，调侃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楚琰一身绛紫袍子，清贵之气更甚，“可有想清楚？沈四小姐是自己动手，还是……”

“太子殿下请便。”天瑶声音沙哑，蠕动着身体，吃力地靠坐在粗糙的墙壁旁。

楚琰唇角含笑，眸中冷冽之色骤起，冷漠地对身后挥了挥手。不过片刻的工夫，天牢内便多出五六个身材壮硕的大汉，匍匐在楚琰脚下，头压得极低。

“这女人，就赐给你们享用。”他薄唇边挂着一抹轻佻不屑的笑。

几个大汉领了命，攀爬着，向天瑶伸出了黝黑肮脏的手……

天瑶畏缩在角落，如没有生命的玩偶，没有一丝反抗。

楚琰负手而立，绝美的凤目微眯，暗夜般的眸中，没有一丝情绪。直到地牢中传来杀猪一般的惨叫声。

几个壮硕的大汉，如见鬼一般，号叫着爬离女子的身体。碰过女子肌肤的双手，一寸寸的红肿溃烂，流出红色脓水。他们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双手逐渐露出深深的白骨。

天瑶费力地坐起身体，艰难的，试图用碎裂的布片遮掩身体，“蚀骨散的滋味，殿下要不要尝尝？”她嘲弄地笑，眸中却闪烁着晶莹的流光。

楚琰眸色一沉，轻挥了下手臂。侍卫涌进来，片刻的工夫，便将几个大汉拖了出去。

他迈着优雅的步伐，俯身置于她身前，修长的指尖，捏住她尖小的下巴，“沈天瑶，你不错，很不错。”

“多谢太子殿下称赞，臣女承让。”她冷笑着，仰头毫无畏惧地迎视他的目光。

楚琰幽深的眸中，赞赏之色一闪而过，那么快，快到天瑶根本来不及捕捉，“可惜，你的聪慧，救不了你的命。”

天瑶淡然而笑，似乎早已看穿生死，“给我一个理由，让我死得明白。”

他轻哼，“沈四小姐聪明绝顶，难道猜不出其中缘由？”

天瑶眸光涣散，声音淡淡的，缥缈得好似来自天际，“如今朝堂两分，定远侯兵权在握，淑妃外戚干政。而这两股势力却又相互制衡，在没有把握一击而灭之前，这种制衡绝不可轻易打破。”天瑶顿了顿，苦笑，笑自己，笑命运。

“朝中无人不知，我的爹爹，大将军沈傲风是定远侯亲信。若天瑶嫁入东宫，定远侯的势力大增，平衡之势必被打破。天瑶是沈家之女，所以，天瑶必死。”

尹涵幽的死，她被诬陷，如此漏洞百出的戏码，如何瞒得过魏青，更不可能瞒过楚琰的眼睛。而魏青一味地逼供，她早知此事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家国天下，楚琰将她作为了一个政治牺牲品。

耳畔响起单调清脆的掌声，他清冷的笑，对这个娇柔的女子，竟升起一丝惋惜之情。若非是沈家之女，她确是个不错的太子妃人选。只可惜，投错了胎。

“在你死后，本王会给你一个名分，百年之后，将你的遗骸与本王合葬。”楚琰淡淡地道。

尹涵幽死得冤枉，而她又何尝不无辜！

天瑶随性地笑，淡声地回了句，“好。天瑶只有最后一个请求。”

楚琰沉默，等着她的下文。

“可不可以给我一件鲜红色的衣衫。”她不想这样肮脏地死去。

楚琰剑眉冷挑。鲜红色的衣衫，那不就是——嫁衣？他对牢外的侍从挥手，片刻的工夫，一件做工精致，衣料华美的艳红嫁衣便出现在天瑶面前。

她颤抖着伸出手，轻抚着柔滑的丝料，然后，吃力地将它披在身上。

“你穿嫁衣，想给谁看？”他冷漠地开口。

天瑶一笑，唇角边蔓延的尽是苦涩，“给值得的人。”那个人，答应过她，会以天下为聘，迎娶她做世上最尊贵的女人。

“楚琰。”她薄唇微微地颤抖，想要唤他的名字，却沙哑地发不出声音。泪眼迷蒙中，好似回到了那个漫天繁花的春天，那一天，他伸出的手，那么温暖。

天瑶仰头凝望着他，倒映在眸中的英俊面孔，熟悉却又陌生。她依旧在笑，却有大量的鲜血从口中溢出，片刻间，胸口的衣襟便模糊了一片，“楚琰，我成全你的野心。”

楚琰幽深的眸子，终于闪过几丝波澜，剑眉冷挑。自断经脉，让血气倒流。他从未想过，

她竟然会选择如此决绝的方式。

“阿瑶。”低沉的嘶吼声在牢外响起，一道湛蓝的身影瞬间来到天瑶身前，将她残破不堪的身体紧紧地拥入了胸膛。

天瑶已经入气少出气多，漂亮的眸子微眯成一条缝，唇角依旧挂着释然的笑，即便是死，都不曾有过一丝抱怨，生若止水，形容的大抵便是这样的女子。

“大哥……”她呢喃了一句，便无力地咳了起来，咳出大口的鲜血。

沈东辰痛苦地将她护在怀中，紧握的拳头，发出骨节相撞的脆响声。悲愤地道：“就为了一个男人，值得吗！”

跟随沈东辰而来的，是太后身边的大太监刘喜，他手中捧着明黄的圣旨，屁股后面跟着几个小太监，三两位身着大红官袍的官员，其中便有大理寺少卿魏青。最后进来的是安清王楚煜，微眯着眼，难得的少了往日戏谑的神情。

“大理寺少卿魏青接旨。”刘喜尖着嗓子，将明黄的圣旨展开，牢内顿时跪倒了一片，只有楚琰负手而立，似笑非笑。楚煜退出牢内半步，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喜提着嗓子道。

圣旨不过是用冠冕堂皇的辞藻堆积起来的，内容却十分的简单。据查实，大学士尹匡之女尹涵幽之死乃流寇所为，一千嫌犯即刻释放，不得有误，并治大理寺少卿魏青失职之罪，罚俸一年。

“魏青接旨。”魏大人少年老成，面无表情地伸出双手接过圣旨。这一声低应，预示着这桩无厘头的案子终于告一段落，也预示着，沈天瑶的死里逃生。

沈东辰抱起自家妹子大步地向牢外走去，在经过魏青身侧时，微顿住脚步，“魏大人对舍妹的招待，沈东辰必然铭记于心。”他冷怒道。而魏青是太子的人，沈东辰这句，分明是对楚琰的挑衅。

“沈将军言重了。”魏青面无表情地躬身施礼。

“沈将军，还是先带四小姐回府吧，这伤势不轻，只怕要好生调养一段时日了。”刘喜从中插话，试图打破剑拔弩张之势。

沈东辰站在原地不动，怒火中烧，手中宝剑紧握。

“大哥。”剧烈的咳伴随着柔柔的低唤，天瑶白皙的小手覆盖上他握剑的大掌，微不可见地摇头，清澈的眸光，穿透空间，温柔地落在楚琰身上，而后者负手而立，冷漠且疏远。

天瑶苦笑着，视线逐渐地模糊，黑暗……

恍惚间，时间似乎倒流回半年前，那个群莺乱飞的春天，他与她初次相遇。若人生只如初见，天瑶宁愿葬在那一天，那一点。



第三章 只如初见

大翰皇朝文帝三十一年，初春。（半年前）

北方匈奴侵犯冀州边境，打破了大翰皇朝百年来的太平盛世。当朝太子楚琰代替年迈的皇帝御驾亲征，边境十万大军对抗匈奴百万雄师，以一敌十，冀州一战打得异常惨烈，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太子以身诱敌，手刃匈奴大元帅伊鲁，冀州之战大翰皇朝大获全胜。而代价便是身负重伤的太子跃崖而下，生死不明，帝震怒。

冀州城外是蜿蜒的天山山脉，高耸入云，常年雾气萦绕，远离尘世，俨然如人间仙境。而云海之间，回荡着缥缈的歌声。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美得无处藏，人在身旁如沐春光宁死也无憾，国色天香任由纠缠哪怕人生短，你情我愿你来我往何等有幸配成双……”

一头乌黑青丝披散在腰际，雪白的纱裙下，白玉双足踏在青石板路上，女子踮起脚尖去采摘崖壁上的草药，然后放入身后的药篓中。随着她的动作，玉腕上的银制铃铛发出清脆的声响，一颦一笑，宛若云雾精灵。女子有个很美的名字，叫作天瑶。

许是出于医者的本能，她敏感地嗅到了空气中淡淡的血腥气，天瑶秀眉微蹙，天山之巅，这里极少有外人出现。出于好奇，她向着血腥的源头走去。

天池水冰冷刺骨，水面四季漂浮着蒙蒙雾气。正值春季，池水旁屹立着苍天的梧桐，树上开满了淡紫色的花。而粗壮的树干下，靠着一个身负重伤的男子，一身金色铠甲，鲜红的血顺着金亮的铠片滴落。

感觉到有人接近，他紧握了手中的绯红宝剑，剑光刺目，寒气逼人。男子虽狼狈，却不输半分气势。

天瑶站在距离他三丈之外的大石上，静静地观察着他。他双眸合起，剑眉紧锁，看得出是

中了剧毒。大概是从她身上没有嗅到杀气，男子微微收敛了寒气，高大的身体倚向树干，阳光穿透树叶，在他英俊的侧脸上落下斑驳的暗影。

天瑶有片刻的恍惚，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绝美的男人，满树繁花，竟抵不过他的半分华彩。

“我很好看吗？”男子轻轻地牵动唇角，戏谑地一笑，慵懒的语调，全然不似一个身负重伤之人。他并未睁开双眼，却能感觉到她的目光所及，可见，武功之深。

“倒是不错。”天瑶随意地回了句，没有半分扭捏姿态，声音清澈如山涧溪流。

白衫飘动，不过片刻的工夫，她已置于他身前。微凉的指尖，不由分说地搭上他的手腕，然后，秀眉逐渐蹙起，“中了匈奴人的夺魂双煞还能活到现在，你的命可真大。”她说，指尖不知何时多了几根纤细的银针，分别刺在男子胸前大穴。紧接着，一口乌黑的血水，从男子口中喷出。

自始至终，男子都十分听话地任由她摆弄。

“不怕我杀了你？”天瑶笑，动作利落地收回他身上的银针。

男子轻蔑地哼，“杀我？凭你也配！”

天瑶微恼，这男人，还真是……自负得要命。

指间银光一闪，纤细的银针无预兆地刺入男子腕间的经渠穴。若换作普通人，早该痛不欲生，而男子只是轻蹙了眉心，淡淡地冷哼了一声。

“幼稚。”

天瑶耸肩，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可笑，便快速地抽回银针，将男子搀扶起来，一步步艰难地向前方走去。

“我家就在前面，你体内的余毒未清，还有，你的眼睛……”天瑶欲言又止，毒是从双眼侵入，那才是最棘手的。

经过一条长长的木桥，锦靴踩在上面，发出嘎吱的响声。木桥尽头隐约可见木质小屋，是天瑶平日采药休憩之处。

将他扶到榻上，身下柔软的触感，让他不自觉的剑眉一挑，竟然用白虎皮铺床榻，这女子究竟是谁？！

耳边传来叮当的瓶罐撞击声，片刻的工夫，天瑶再次回到他身边，动作轻柔地卸下他身上的铠甲，“可能有些疼，忍一忍。”

白色药粉撒在胸口，瞬间与伤口浸出的血水相溶，确是极痛的，男子隐在衣袖下的手掌紧握成拳，手背上的青筋根根凸起。他额上有豆大的汗珠滚落，却依旧不曾喊一声痛。

她给他用的，的确是上好的金疮药，还有迷魂散。

“你……”男子敏感地察觉到，只是为时已晚，刚发出一个音节，高大的身子便倾倒下去。

天瑶淡淡地笑，“睡吧，睡着便不会痛了。”她说完，转身离开。

不记得究竟多少年，没睡得如此安心过。再次醒来，眼前漆黑一片，不知何时眼睛被蒙上了一条白绢。屋内飘散着浓重的药味，屋外正下着倾盆大雨，雨打落在屋檐上，发出哗啦的声响。

天瑶惬意地站在窗前，听着雨打芭蕉，她摊开的白皙掌心间，是一只七色云雀，畏缩成小小的一团。

“今儿是惊蛰，雨水自然多了些，胆小鬼。”天瑶取笑着，回头望时，男子已于床榻上坐起。

“醒了？喝药吧。”清润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天瑶走过来，将药放入他的掌间。

男子端起碗，将碗中浓黑的药汁一饮而尽。

“不怕我在药中加料了吗？”天瑶玩味地笑。

“你若想杀我，何必等到现在。”他冷冷地说道。

而事实证明，天瑶的确又在药中做了手脚，喝过药不久，他便再一次沉沉地睡去。

再次醒来时，窗外已是暮霭沉沉。天瑶坐在木桥头光滑的大石上，一双白玉赤足随意地荡在水中。而不知何时，男人已置于她身后。

“嗯，比想象中醒来得早些。”银铃般的笑声响起，玩味十足。

“在做什么？”他冷淡地问了一句，衣摆一挑，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看星星。”天瑶仰头，随口说了句。雨后的天幕，星星稀稀寥寥。

“嗯，可惜我看不到。”男子温润的声音在身侧响起。虽然眼睛上缠着白绢，却丝毫不损他非凡的气度，“我的眼睛什么时候可以复明？”

天瑶思虑半晌，状似认真地道，“或许立刻，也或许永远都无法复明，谁知道呢。”

身侧袭来冰冷的寒气，无预兆的，他伸出结实的手臂，下一刻，天瑶柔软的身体便撞入他的胸膛。修长的指尖精准地挑起她小巧的下巴，“你居然敢戏弄我！”

天瑶秀眉蹙起，纤细的银针已夹在指缝中，与他身体只有寸余的距离，只要他再敢靠近……“我已经尽力了。”她淡淡地道。

他面色无异，只有唇角挑起一抹略带无奈的笑，略微粗糙的指腹轻抚过她脸颊似雪的肌肤，“真可惜，本以为能见到你的模样。”语调是极认真的，英俊的侧脸在月夜下愈发冷魅缥缈。

天瑶心口一动，安静地凝望着。然后，她听到自己说：“我会医好你的。”她的语气，那么坚定。

清晨醒来，屋内弥漫着药香和淡淡的血腥气。他蹙眉，“你受伤了？”

“皮肉伤，不碍。”她有些吃力地回了句。手掌压着肩头的伤口，脸色苍白。要医治他的眼睛，只有用千年雪藕来做药引，而雪藕是幽冥宫至宝，藏在机关重重之地。趁着师父闭关，她潜入密室，将它偷了出来。

天瑶虽深谙五行之术，却依旧被机关所伤。

“喝药吧。”她如往常一样，将药递到他的掌间。浓黑的药汁入喉，分明不似往日的苦涩。

女子清润的嗓音在耳畔响起，“喝过药，我就送你离开。我的雀儿会带着你走出天山。离开这里，你的眼睛就可以恢复光明。”

“嗯。”男子如往日一般冷漠地回应。

然后，是许久的沉默。他再次开口，“我不喜欢亏欠，你救了我，想要什么报答？”

“报答吗？”天瑶笑，又兴起了几丝玩味，“看你长得不错，以身相许如何？”

男子淡然，一副泰山压顶而面不改色的姿态，淡淡地道：“好。”

“以天下为聘，我会迎娶你做天下最尊贵的女人。”

天瑶僵住，竟不知该如何将这玩笑收场。

送他离开的时候，天阴沉得厉害。

云雀是通灵动物，一直盘旋在他头顶上，她如流水般清澈的声音在耳畔响着，“一直走，不要回头。”

男子剑眉冷挑，已感觉到四周的暗流涌动。

天瑶淡淡地笑，“放心，他们不敢伤我。”

他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虽有几分隐忧，却不得不离开。朝中局势万变，他不能再做耽搁。

“等我。”他说，有力的手掌紧握着她的肩膀，那么温暖。

那一刻，天瑶被蛊惑了，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

原本只是一场玩笑而已，天瑶却被他美丽的誓言打动。如果那时，他说他已有了心爱之人，她绝不会做半分纠缠。可他偏偏招惹了她，又在溅起一潭深水后，不负责任地转身离开。



第四章 情深不寿

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刻着精致雕花的床榻，纤长的睫毛扇动几下，天瑶的眸中写满了迷茫。

“阿瑶，终于醒了！你整整昏迷了七天。”耳畔传来一道低柔的女声，声音中还带了几声抽泣。

“姐……”颤抖地发出一个音节，才发现嗓子沙哑得厉害。

沈若依善解人意地倒了杯温水递到她手中。天瑶挣扎着起身，意外地发现双腿竟然有了知觉。

“我的腿……”

“爹爹用黑玉断续膏为你续接了筋脉，用不了多久，你便可以行动自如了。”若依柔声地解释。

黑玉断续膏！天瑶有片刻的迷茫，才淡淡地说道：“那是沈家祖传的至宝啊。”

沈若依柔若无骨的手轻覆上天瑶微冷的手，眸中尽是暖意，“爹爹说，你才是沈家的至宝。”

顷刻间，天瑶的眼前便模糊了。她将头压得极低，即便在姐姐面前，也不愿展现脆弱的一面。

嘎吱一声，房门应声而开，一股寒意扑面而来。一身雪白纱衣的女人走入屋内，随着她的靠近，寒气更甚。

“雪姬宫主。”若依起身，对着女人缓缓而拜。

“嗯。”雪姬的声音比她的人还要冷淡，“本座有几句话和阿瑶说，烦请二小姐回避。”

若依一笑，迈着轻柔的步子走了出去，并为她们带上了房门。

雪姬负手而立，绝世的容颜，冷得像冰。天瑶自幼在她身边长大，却从未见她笑过。

雪姬冷瞥了一眼床上的天瑶，冷哼道，“本座突然想起了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你救了他的命，他却要杀你。”

天瑶沉默，目光涣散地落在一处角落。

“和本座回幽冥宫。”雪姬继续道。

天瑶抬眸，淡淡地摇了摇头。

雪姬冷眉一挑，寒气更甚，“还惦记那个无情无义的男人？记不记得本座和你说过什么？！”

天瑶笑，她又怎么会忘记，师父曾说：情深不寿。

那一日，楚琰离开后，她被带回了幽冥宫。大殿中，还未近雪姬的身，隔空一掌便落在她的心口，天瑶踉跄了一步，喉中一阵腥甜，一股猩红的鲜血便吐了出来。

记忆中，这是师父第一次对她动手。宫人惊恐地跪倒了一片，左使杨芸更是匍匐在地，挡在天瑶身前。

“宫主息怒，少主年幼不懂事。”

雪姬一时怒火攻心，那一掌挥出后，便有些后悔了。可千年雪藕是幽冥宫至宝，若不罚她，何以服众，“将她带到冰室，鞭责一百。”

杨芸还想求情，却被雪姬一声冷怒震住，“滚出去，本座不想看见你。”

天瑶被带入冰室，被特制的钢鞭整整鞭打了一百下，赤裸的背被打得血肉模糊。没有人敢来看她，在幽冥宫中，天瑶是孤独的。记得幼时，她和同龄的两个孩子玩耍，雪姬宫主知道后，便赐死了那两个孩子。从此，没有人敢靠近她，所有人都畏惧她。

只有尹涵幽，她是当朝大学士的女儿，因为身体羸弱，才被送上天山。她教天瑶画画、刺绣，陪她一起练功。很快，她们成了知己，无话不说。

涵幽负责送三餐给她，还会偷偷带一些疗伤的药。一边给她涂药，一边抹着眼泪，“少主这是何苦呢。”

天瑶笑，有晶莹的水珠滑落脸颊，“他说：以天下为聘，会迎娶我做世上最尊贵的女人。”

涵幽叹，又道：“少主还是给宫主认个错吧，别跟自己过不去。”

“我没错，亦不悔。”

天瑶苦笑，不悔？真的不悔吗！？

她有些吃力地爬下床榻，铜镜之中，映出一张倾世的容颜，“天瑶一走了之，只会连累沈家。天瑶答应师父，等一切都了结，我自然会回幽冥宫。”

幽冥宫，那个冰冷的没有感情的地方。但至少，在那里，她不会再受伤。不爱，亦不痛。

“阿瑶。”门口处传来一声唤，房门嘎吱一声被推开，司徒枫轻摇着折扇，有些懒散地靠在门扉，“没想到雪姬宫主也在。”他玩味地一笑，算作见礼。